



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

SELECTED WORKS BY TOMORROW YOUNG WRITERS

许佳作品

二十五岁前

[illegible]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许佳作品

二十五岁前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五岁前/许佳著. —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7.9

(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

ISBN 978 - 7 - 5332 - 5480 - 3

I. 二… II. 许…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0680 号

书 名 二十五岁前
著 者 许 佳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电 话 0531 - 8209871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8 × 210mm
印 张 8.125
字 数 224 千字
I S B N 978 - 7 - 5332 - 5480 - 3
定 价 1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缘起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青春写作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崭露头角，奉献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年轻作者关注社会，思考人生，更关注自我，其作品在题材上或许与前人的作品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表达上却有鲜明的时代感，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代”。“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首先将集中检阅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出生的有代表性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成果。“明天”既是明天出版社的社名，也寓意年轻作者有光辉灿烂的未来；“精选”指门槛高，既精选入选作者，也要求入选作者精选其作品，确能代表其实力。

之前已有出版社集中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集，但多是偶一为之，规模往往不大，入选作者水平也大都不够整齐。“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将是第一次大规模、高标准集中推出有实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集，此举应能在读者、作者和文学界、出版界产生较深远影响。我们致力于使“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成为一个开放的书系，不仅更多八〇年代的作者会受到关注，七〇年代的作者乃至九〇年代的作者也将受到关注。

我们称这些年轻作者为青年作家，是对他们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勉励。他们需要用作品，而不是用其他说话，成绩只代表过去，他们应该向经典、生活的方向用力，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努力为时代，为读者，也是为他们自己，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序

有意义的写作

在写作这方面，最早吸引我注意力的是辞藻，到后来则变成了趣味。如今，两者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们都已不成问题。而到了这个时候，真正的问题才浮现出来。

早在一九九四年，我随手从家里找了一本很多公司都会在年终发放的、紫酱红塑料封面的年度计划本，开始写第一个长篇。即便在周末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也已经靠在床头用功写作。在这以前的好几年里，我都不间断地、勤奋地阅读。然而我所喜欢的那些小说家们，比如艾米丽·勃朗特和狄更斯，看起来却并没有对我自己的写作产生什么影响。相反，比他们远为粗浅的，看上去简直不值一提的一些东西，比如我在没书看的时候会看得津津有味的《故事会》，或者是家里的一两本作文选，却显然曾经在我的写作中留下痕迹。

对于许多作品而言，我阅读的时间过早，以至于难以理解它们，

比如我在每周三上午的阅读课上坐在初中图书馆阅览室里看完的《红字》。管理员站在书架旁边告诫我：这是大人看的书。我用一句不耐烦的嘟囔把她挡了回去。现在看起来，我速度太快，只够这些精湛的作品扑面留下一个印象。然而，我仍不认为这种阅读是不可取的。撇开一切将在日后令我惊叹的细节，我对它们的第一印象也仍然正确。所有我在孩提时代抱着虚荣心接触到的杰作不能很快对我自己的写作造成明显的影响，但它们是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的原因，它们是我判断自己的写作的标准，也是我决定要写什么样的作品的原因。除此以外，在生活的一切重大方面，我都同样意识到它们的影响。

写小说对于学生时代的我而言是令人着迷的课余消遣，绝对谈不上是严肃的工作。之所以我什么辅导书都不做，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这上面，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享受到了搭建故事，并慢慢接近构思中的高潮部分的乐趣。这也并不是什么罕有的事。我曾凭着少年人的自以为是而勤奋写作，对整个故事的高潮怀抱着兴奋和得意之情，于是心急起来，一门心思往前奔，以至于放过了眼前笔下的细节。如此一来，一旦完成，当然就很难避免今后不会发觉缺陷。我意识到，要时时刻刻记住不掉入习惯写法的陷阱，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假如一不留神，用了一些惯用的手法、辞藻来处理那些令人为难的段落，至少将来我自己看了也要不满。

这种惯用的写法、熟极而流的表述方式，也就是我从最早尝试写作开始就不时会出现的，那些来自故事集、作文选，甚至是一两则广告的影响。它们太容易被接受和记住了，尤其在细枝末节之处，这些小窍门着实能用来解决麻烦。当我回顾、审视自己的时候，我并不

认为它们有什么不好，但我要说它们是不新鲜、不准确的。

有一天晚上，顾湘发了一条短信给我说：“为什么《洛丽塔》那么一点点事情，却能写得那么多！”接着她又问我：“你觉得灵的小说是什么？”我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比较老派。”而她仍坚持要我列举一两个书名出来，于是我回答：“《曼斯菲尔德庄园》、《布登勃洛克一家》。”随后，被挑起了谈兴的我又发一条短信给她补充说：“之所以我觉得它们灵，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写不出类似的东西。”顾湘飞快地回复道：“对！”

我们遇到的并不是如何把一件小事写成一本书的难题，而是究竟有什么是值得我写那么多的问题。之所以我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埋头写下去，这也就是原因。一些看似简单的做法、熟极而流的故事，如今会引起我的怀疑，它们实在太容易了。如果仅仅是重复，并且这种重复还仅仅围绕着自我，那无论写了多少，也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不只是在写自己，并且我总想着有朝一日写出那些“自己写不出的东西”。

所以遇有出自选集这类事，我总觉得有点为难，甚至在遴选过程中与编辑争论起来。想要根据当时写出这些文字时的情形，来放宽今时今日的标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这本选集中，收录了除了长篇小说以外我历年来的其他作品，大部分是曾经刊出过的。我不愿意选那些现在看来缺陷太明显的作品，所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在一九九九年写作并出版的一部叫做《租一条船漫游江南》的游记。今天的我觉得这部游记有点啰唆，但不至于讨厌，因为当时写得十分用功，所以看来还算新鲜。几年间，时常有读者向我询问这本书是否还有卖，实在连我自己都没有留得一本，所以趁这次机会收录到自选集

中，也算是感谢读者对它的关心。

《租一条船漫游江南》原名叫《随波逐流》，后来为销售考虑而更改。在自选集中，我也恢复它的本名。必须说《随波逐流》听上去略显矫情，但相对单行本的那个书名，我还是较喜欢自己起的这个。无论是十年前，还是今天，我始终是有点自命不凡的。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目 录

1		自序 有意义的写作
1		天才成年后的二三事
4		我在大学住的日子
8		玛丽同学
15		孩子
19		可怕的苹果
25		吉他手陈绮贞
28		模拟人生
32		《简·爱》与《呼啸山庄》
39		AS TIME GOES BY
47		HAPPY TOGETHER
70		一切内容都关乎爱情
113		一只小狗和两只猫的故事 ——献给安徒生
120		私订终身
123		随波逐流
250		许佳创作年表

天才成年后的二三事

现在再叫我回过头来，讲讲《我爱阳光》那时候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显得有点荒谬。有谁会让你回忆五年以前的你自己吗？我觉得类似的事情也许只会发生在审判当中。

顾湘是我的朋友。我进华东师大的时候她在上戏，现在我依然在华东师大，而她在莫斯科学习广告。我们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间开始写小说，喜欢她的小说的人，往往也会喜欢我的小说，虽然在我看来，我们两个人的写作是那样不同。我是一个文风晓畅的作者，而她则忧郁、黏稠、优美。我慷慨地把这些赞扬普鲁斯特的言辞献给了她，因为就像任何人都会艳羡自己没有的东西一样，我也艳羡她。自然我们两个人也有相同之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我们似乎都是那样的难以走红。

顾湘在莫斯科待久了，变得像一个俄国人那样亲切而絮叨。她长时间地在 MSN 上面向我感叹中国网络文学的麻木和庸俗。她不知道，在 MSN 的这一头，我正纠缠在一堆令人惭愧的媒体俗务当中不能自拔，而难以抽出哪怕五分精力来，同她两相唱和。于是她叹息道：我现在太空闲了，我的空闲助长了我清淡的习气。我笑道：你是一个女罗亭。

我也有叹息。我的叹息是无声的。或者我常常用一些不相干的

事情来出气。

《我爱阳光》是我的踌躇满志之作，现在我已经很难全面还原当时的心境了。我只知道五年前的许佳聪明、纯情、有理想、不够好看，像大多数高中生那样，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我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很羡慕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我在这方面的想法其实至今也没改变。我羡慕那些只听到酒吧的名字，就知道它们确切位置的人；我羡慕那些了解外国风土习俗的人；我羡慕那些会讨价还价的人。这是我崇拜海明威的原因之一。我的口味参差不齐，除了海明威之外，我也常常被一些华而不实的東西所吸引。我深深为自己性情的不纯粹而自卑，但是同时我又相信不纯粹是人所应该有的正常特征，因而常常怀疑一些显得过分纯粹的人的真实性。

顾湘丧气地说：“怎么办，我写不出小说，一个礼拜只写了四百多字。”我很理解她，因为我正巧跟她一起来到了写作的瓶颈。我们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怀揣处女作的小女孩儿了，写小说是我们在世间熟习的不多几个技能之一，如果写不出小说，就几乎像被掠夺了一半的灵魂一样。不错，这是值得认真恐慌一番的。

俄国的夏天来到了，我按图索骥，回忆屠格涅夫的小说片段，关于树林、花园、天空。在这中间，我要强硬地插进一个莫斯科大市场的画面，那是顾湘向我描述的、她打零工的地方。她打的零工不错，一切顺利，然而却令她很痛苦。她说，其实不适合工作不是我们的天才，而是我们的缺陷。为什么别的人都能做，偏偏我们就不能做？可见是缺陷。与此同时，我正在上海，为了我的媒体工作而烦心不已，乃至痛哭流涕，怀念着当初无业时的悠闲时光。这方面我们是能相互安慰的。当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满脑袋想的只有工作赚钱；当有了工作，我们又总是想辞职不干。写不出畅销书，而又厌恶劳动，这是在小心保护我们的文学理想之外，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生活。

吴虹飞说：“每一位天才总要到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平庸和梦想的艰难。”此话甚真，不由得让我将她引为知己，尽管并未见过她

一面。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十七岁天才少女，没人再原谅我们疏懒，有时则有人怀疑我们狡猾。近日读到 E. B. 怀特的一段话，喜不自胜，觉得再也没谁能如此精练地概括我生而为人的一切苦恼了，所以就拿来放在结尾。他说道：“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勾人的，那就不用费神了。如果它仅仅是挑战性的，那也问题不大。糟糕的是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被改良世界的欲望和享受世界的欲望搞得不知如何是好。”

E. B. 怀特写了《夏洛的网》、《小老鼠斯图尔特》和《吹小号的天鹅》。小时候他让我欢喜，现在也还是让我欢喜。但愿有朝一日，我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在大学住的日子

我住新造的学生公寓，寝室窗子正对着的是一幢男生的旧宿舍楼，那里每到夜里十一点就熄灯。碰到有球赛的时候，他们会在熄灯后大吵大闹。我们四个人静静躺在床上，听他们喊口号、砸东西，一会儿猜测说：“在敲椅子。”一会儿说：“在敲面盆。”一会儿说：“是玻璃杯。”一会儿说：“怎么热水瓶也扔下来了？”我们都很兴奋，最好他们一直这样闹下去。可是闹到后来，保安科的人就来了，于是就有一个人尖着嗓子嚷道：“保安科来了！”随即一切归于平静。我们在寝室里，非常同情他们，说：“下一次我们用一个投影机，把球赛投影到外面墙壁上，让他们都能看。”我们为这个提议非常感动——因为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更加感动。

有时候，宿管科也会妥协。那些男生正在大叫大嚷，突然间宿舍楼的日光灯一串一串地亮起来，于是他们欢呼一阵，开始看球赛。过了片刻，再听到他们欢呼的时候，我们就说：“大概中国队进球了。”可是之前他们为这场球赛闹了那么久，闹得那么热烈，此时此刻的球赛倒反而像一个余兴节目了。

大学四年，住在学校里，就是一场同宿管科的长期搏斗。刚搬进学生公寓不久的时候，有一天傍晚，宿管科进行了一次大搜查。他们跑到各个楼面上，打开电表房，然后突然闯入那些电表转速快的房

间里，在事先预料用电最多的时候收走了许多寝室的电水壶、电热器。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面，看见这样一群人气势汹汹地捧着水壶、电炉子奔来奔去，好像大祸临头，大家都没得活了。

可是，我们寝室还是在偷偷地烧水，并且用电饭煲煮东西吃。在冬天寒冷的晚上，我们想出来要吃火锅，把超市里买来的贡丸饺子之类东西扔在电饭煲里煮，捞起来吃的时候，连带说着许多疯话。吃火锅最勤的那个冬天，每个人都是单身，又孤独又绝望，只好到这样的一个锅里去寻找乐趣。因为猜想宿舍阿姨不会来看我的文章，所以我把这些事情写在这里。

总算学生公寓里还可以烧水煮东西。从前住的旧宿舍，是多开几盏台灯就会把保险丝烧断的。反正从小学到大学，每到一个学校，就发觉这个学校小气，好像世界上没有不小气的学校了。然而，现在在公寓里面，有时候大家说起住旧宿舍时候的事情，似乎还非常想念，有点神往的样子。

第六宿舍——就是我搬新公寓之前住的地方——在华东师大大大的有名，从前被叫做熊猫舍，因为曾经都住着戴眼镜的理工科女生，并且周围珍稀地围着其他宿舍所绝无仅有的铁栏杆。到我住进去的时候，似乎六舍里住的大都是文科女生了。关于六舍有一些吓人的传说，人家说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开头：“你知道为什么六舍要圈栏杆吗？六舍出过事情的。”至于出过什么事情，我孤陋寡闻，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好像是命案，又好像是性骚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思前想后，倒仿佛所有的宿舍、教学楼都有这样凄美恐怖的传说——这是大学最吸引我的地方，到现在也还是的。住六舍的时候，宿舍离教学楼挺远，一来一往就是半个小时，女生都被告诫说晚自习回宿舍要走大路。我没有自习的习惯，有时晚上有事，走向宿舍的时候，隐隐灯光下看看自己的影子，幻想许多神色愁苦的鬼魂在身周三三两两地飘行，不由得对它们非常怜爱。

六舍是华东师大最旧的宿舍之一，房间里铺着深红的木地板，女孩子的头发掉在地上，和灰尘缠在一起，永远也扫不干净。阴雨

天，走廊里晾满了衣服，两边滴滴答答都是水，地上湿叽叽的，映着昏黄的灯光。刚去那段时间，每看见这种景象，就真心感到前途惨淡。然而，可爱的是窗子下面那个篮球场，天气好的时候，许许多多四肢舒展的男生在那里打篮球，你只要站在窗前喝一声彩，他们就哗一下唱了起来。球场的另一头，是男生们住的五舍，窗前常常整月整月地晾着衣服，下雨湿了，天晴干了，湿湿干干好多次，依然失意地挂在那里。下雨天，篮球场亮晶晶的，晚上映出五舍的一串串日光灯，像一个寂寥的舞池，偶尔有两个人影站在那里，一把伞，或者两把伞，或者表白，或者分手。

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或者表白，或者分手。

篮球场永远不会空下来。午夜梦回，蒙眬中会听见夜间出游的男男女女，在窗下面大声地说笑。有时候谈崩了，就这样站在那里吵了起来，吵到后来，有人打起来，有人哭出来，最后都走了。一个个梦里的人，梦里来，梦里去。凌晨四五点钟，值夜班的人穿过华东师大回家，也是对穿这个球场。他们谈论着工资、房子、孩子的事情，让人醒过来，听他们不紧不慢地走过去。

现在住公寓，心自然而然地封闭起来，封闭在自己的门牌号码里。从前在六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喜欢让门开着，然后大家坐在座位上吃东西、做事情，顺便像看电影一样看着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寝室隔壁就是水房，经常有人在走廊那一头拉长声音叫：某某，电话！于是有人两手滴着水从水房里奔出来。早晨刷牙洗脸，也是大家都在一间水房里。无聊地做重复运动时，会悄悄看看别人的牙膏牙刷洗面奶，冷不丁一抬头，对面就有一个人满口白沫，面目狰狞地瞪着你。

夜里醒来，想上厕所，可是又怕麻烦，又怕厕所里昏黄摇动的灯光，什么关于厕所女工杀人狂的传说都在这个时候浮现在脑海里。思前想后，还是从床上爬下来，跑到门外。一晃眼，居然看到隔壁门边上有个黑影在蠕动！惊怖无已之际，发觉原来是隔壁女生在煲电话粥。在这昏暗、狭长的走廊里面，不管你说着多么甜蜜的情话，听上

去永远都是那么的伤心难过。

宿舍楼里每天发生了多少事情，没有人会知道，可是走廊里流动着的青春的忧伤，所有人都知道。

最难忘的就是大一的那个梅雨季节。正逢期末考试，校园里水漫金山，每天去考试，都要迂回曲折地探寻道路。到后来大家赤脚穿着拖鞋，蹚水而行，不时还有人的拖鞋掉在水里，于是到处瞎摸。最后连丽娃河的鱼都游上了岸。我们没日没夜地复习功课，昏头昏脑地在水中来去。六舍走廊里的水没至脚背，水房里却开不出水来。昏昏的灯光下，大家都泡软了骨头，小声说话，苦恼地提着水桶走来走去。门房里面，住一楼的人在跟阿姨大吵，要求供电开灯。我们从考场蹚水回来，在小店里随便买好够一天吃的面包，赶快上楼洗脚洗脸，然后爬到床上。那时，店里最难吃的面包也卖疯了，有一次，寝室里一个人买到一个带果酱的面包，大家都高兴得要命。

现在每次说起这个面包，我们就要长吁短叹起来。

玛丽同学

这是有关 Mary 的一个笑话。还在她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回家忘记做语文作业，于是在计算机课上补功课，结果被教计算机的老师发现了。那个老师就走过去拿起她的本子看一看。在她本子的封面上写着她的英文名字 Mary。片刻之后，老师抬头对她说：“你是叫玛丽同学？”

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像往常一样，Mary 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这个笑话。凡是让她当场笑死的事情，她永远不遗余力地告诉我。伟大的 Mary 开创了写信的一种新格式，那就是整版的笑话。在她念高三的那段时间，笑话是她的精神寄托，有时她接连好几天，天天写封信给我，上面记录着两到三个笑话。她的信是这样开头的：今天听到两个笑话。或者：告诉你两个笑话。这句话之后就是正文。她用一种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复述所听到的笑话：有一个人怎样怎样，有一天他怎样怎样，于是他就怎样怎样，最后他怎样怎样。这种看似干巴巴的行文方式，在她的笔下不知为什么创造出了特别的滑稽效果，有点类似冷面滑稽。

然而 Mary 绝不是一个冷面滑稽。她永远是那么急切地想把一个新笑话讲给别人听，无论这个笑话已经被她重复了多少次，她的每一次讲述，依然带给她自己无穷的乐趣。在她也进到我所在的这个大学